

人類未來與不確定性

The Future of Humankind and Uncertainty

方旭東

Fang Xudong

Abstract

When talking about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rain-computer interface (AI-BCI) technology (ABT), the following question arises: will humans think alongside machines, or will they think by relying on machines? If the former scenario holds true, it seems incongruous with the intended purpose of ABT. Conversely, if the latter scenario proves to be true, Confucianism expresses optimism about its potential triumph.

有關人工智能倫理和腦機介面倫理的文獻，現在已經變得非常豐富，但學界對兩者合併所涉及的倫理問題卻關注甚少，這個情況鼓勵那些敏銳的理論探索者為提供一個人工智能-腦機介面

方旭東，華東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上海，郵編：200241。
Fang Xudo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China, 200241.

《中外醫學哲學》XXI:2 (2023年)：頁 43-46。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2 (2023), pp. 43-46.

© Copyright 2023 by Global Scholarly Publications.

技術 (ABT) 的倫理框架而努力。由 Julian Savulescu 教授等多位作者合作撰寫的 *The Ethics of Thinking with Machines: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一文，為這種倫理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Lyreskog et al. 2023)。論文全面檢討了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所帶來的倫理問題，對其中涉及的主要倫理爭論做了系統梳理，最後得出結論：我們正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空間中工作，因為，我們不知道將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種方式改變我們的自我、自主和誠信意識；我們不確定我們的隱私概念將如何變化，因為我們內心最深處的想法和反應可能變得可檢測和可控；對心智發展的影響仍然不確定，治療和增強之間的區別也越來越模糊。

對於中國生命倫理學的研究者而言，本文無疑是新興的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倫理領域必讀的參考文獻。作者的態度並不保守，但論文蘊含的一個基本傾向：基於不確定性而對新技術抱有疑慮，也是一目了然的。也許我們能夠同意作者的判斷——我們正在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空間工作，但這個事實究竟意味著什麼，或者說，如何看待這個事實，則是作者留給我們的問題。在此，我們願意從儒學的角度發表一點意見。

基本上，儒學對於變化持一種包容開放的態度。作為儒家“六經”之首的《易經》，英文直譯就是“變化之書” (*The Book of Change*)。可以說，儒家深刻地意識到世界處於運動變化之中，因而，儒家致力的不是保持不變，而是如何應變。就生命體而言，很容易注意到，它處於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易經》用爻的不同位置（卦畫）來對應生命所處的不同階段，爻辭則指示不同階段（不同處境）主體（以君子為代表）如何恰當地行動。以“乾卦”為例，其爻辭如下：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九四，或躍在淵，無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無首，吉。

可以看到，在《易經》所描繪的圖景中，同一個體在生命的不同階段，處境是不同的，要做出的行動必須與其處境相應才不至於犯錯而遺恨。一個人的老年與青年時代，其人生閱歷以及解決問題的視野和能力都是不可同日而語的。但我們不會因此認為這是兩個不同的個體，一個年輕人更不應該為自己的成熟而感到恐懼。如果發生那種情況，我們會認為那是一種幼稚的表現。基於同樣的原理，如果一個人因為採用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而變得更強大更深思遠慮，他（她）對此難道不是應該感到高興嗎？如果他（她）因此感到憂心忡忡，不是很奇怪嗎？

另一方面，儒家相信，對《易經》的學習是幫助人提高生存智慧的有效手段。孔子本人就精研易學，有一次，他甚至表達了這樣的願望：“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論語·學而》）所謂“無大過”，也就是，他認為，從《易經》當中獲得的智慧能夠讓他行走在正確的人生道路上。

現在，讓我們設想，孔子不是經由多年學習《易》學，而是通過腦機介面技術裝上了一個思考機器，這個機器能夠讓他解決各種複雜、困難的問題——考慮到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本來就是為了增強人體，因此，設想透過這種技術讓孔子提高解決實踐問題的能力，並非沒有根據的無稽之談。我們實在看不出孔子有什麼理由要拒絕這項技術。

可能有人會說，通過自己學習《易經》所獲得的智慧，比起通過使用腦機介面技術而獲得的能力，要更內在或更自主。後者聽上去，似乎有一種“不勞而獲”的特點。也許，是否“不勞而獲”還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這種“外接”的智慧，它隨時都可以被拿走，即便不被拿走，也因為受制於一個外在的供給方而使主體淪為某種實質上的“傀儡”。

對此，也許可以做如下回應：首先，是否“不勞而獲”並不妨礙主體對一個輔助設施的使用，就好比，我們不會因為假牙或義肢不是從自己身體當中長出來的就對使用它們而感到羞愧。其

次，人工智能-腦機介面的機器能夠隨時從人腦當中取出，這一點並不構成反對使用這種機器的理由，因為，人工智能-腦機介面只有在正常工作的情況下才發揮其功能，就算是人腦，一旦其發生病變或受了損傷，我們也不能指望它能正常的思考。最後，關於被操控的危險，這裡存在兩種可能，一種可能是被施行腦機介面技術的主體完全失去了原有的記憶，那麼，他（她）已經變成一個新人，所以也無所謂被操控還是不被操控。另一種可能是被施行腦機介面技術的主體依然保有了記憶，且有做出綜合判斷的能力，換言之，他（她）不是簡單地執行命令或程式，那麼，可以認為，並不存在這種來自供給方的操控。總之，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並不必然帶來被操控的結果。

所以，人工智能-腦機介面技術究竟是讓人類與機器一起思考，還是人類使用機器思考？如果是前者，似乎不符合這項技術的本意。如果是後者，儒家樂觀其成，事實上，儒家很早就深諳使用工具之道，正所謂“君子善假於物也”（《荀子·勸學》）。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 王先謙撰：《荀子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88。WANG Xianqian. *Collected Explanations of Xunzi* (Beijing: Zhonghua Shuju Bureaus, 1988).
- 【魏】王弼、【晉】韓康伯注，【唐】孔穎達正義：《十三經注疏·周易正義》，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Wei] WANG Bi, [Jin] HAN Kangbo, [Tang] KONG Yingda. *The Thirteen Classics — Interpretation of Zhou Yi*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99).
- 朱熹撰：《四書章句集注》，北京：中華書局，1986。ZHU Xi. *The Four Books, Chapter and Verse Collected Notes* (Beijing: Zhonghua Shuju Bureaus, 1986).
- 萊瑞斯科、佐赫尼、辛格、薩烏萊斯庫：〈與機器一起思考：腦機介面技術〉，《中外醫學哲學》，2023年，第XXI卷，第2期，頁11-34。David M. Lyreskog, Hazem Zohny, Iina Singh, Julian Savulescu. “The Ethics of Thinking with Machines: Brain-Computer Interfac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 Comparative Philosophy of Medicine* 21, no. 2 (2023): 11-34.